



东风吹遍柴达木

中共柴达木工作委员会宣传部编

青海人民出版社

7.81

4.2

研究所

散文集

东风吹遍柴达木

中共柴达木工作委员会宣传部編

青海人民出版社

1959年·西寧

东风吹遍柴达木
中共柴达木工作委员会宣传部编

*

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
青海印刷厂印刷 青海省新华书店发行

*

开本787×1032公厘 1/32 • 印张2 $\frac{1}{4}$ • 41,000*
1959年5月第1版 1959年8月第2次印刷
印数：1,101 — 10,120

*

统一书号：10097·89
定 价：(3) 0.20元

目 录

东风吹遍柴达木.....	薛宏福 (1)
到青海去.....	聂眉初 (7)
雪莲万朵江源开.....	齐 克 (13)
伊克柴达木湖畔.....	李若冰 (28)
昆仑山下的明珠——噶尔穆.....	汪承栋 (37)
沙漠之舟.....	李若冰 (45)
广阔的盐海.....	杨友德 (49)
向柴达木进军.....	陈以辅 (59)
自豪吧，油砂山.....	沛澍、王捷、亨利 (69)
哈萨克老人.....	王 五 (73)
唐古拉山饭店夜话.....	刘叔君 (78)

东风吹遍柴达木

薛宏福

走进柴达木盆地，在那视野开阔的草原上和戈壁上，可以看到来自全国各地成千上万的青年，他们在党的召唤下，不畏艰苦地日以继夜在忙于着；到处写着“战胜风沙严寒，钻透戈壁高山；献万宝为国利用，要烟窗林立沙滩”的标语——这就是战斗在柴达木盆地全体职工的豪言和行动。柴达木，这艘巨大而满载奇珍异宝的航船，在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，即将进入勘探与生产并重的新阶段。

今天，东起达肯大板山，北到塞什腾山，西沿阿尔金山，南至连绵千里的昆仑山，在这块广阔土地上，四面八方都播响了奋进的战鼓，千山万河都焕发着美妙的青春。“红雨随心翻作浪，青山着意化为桥”，一幅最新最美的图画已在柴达木的戈壁滩上出现。

一、冷湖油香飘千里

在柴达木这幅最新最美的图画中，我们不能不首先提到冷湖这个地方。冷湖探区的职工们，用他们辛勤的劳动，以石油为油彩，为我们这幅图画，描上了最为鲜明、绚丽的一笔。

一九五八年，柴达木的石油勘探职工们在“摆开阵势，撒开大网，大鱼小鱼一齐拿”的勘探方针指导下，获得了空前未有的大丰收，正是：“网网捕鱼鱼儿大，井井喷油油似

泉。”奋战在盆地的石油职工们，从一月到九月，石油探井进尺就超过了一九五六年和一九五七年两年的进尺总和；石油探井成本也由一九五七年平均每公尺的八百四十八元五角二分，降低到了二百五十元上下；地质、测量、试油等工种都提前三个月完成了年计划；一九五八年九月三十日那天，马海地区的南陵丘构造的“深一井”又钻到了好油层……。今天，你如果有可能从大柴旦出发，经马海向西到冷湖，沿着一条平坦公路到茫崖去采斯卑勒湖滨巡行一下，你将会发现你正置身在一个石油构造之中，那高高的钻塔，那喷射着黑色油柱的油井……构成了一个神奇的境界，让你不得不相信：“柴达木真是满盆油啊！”

一九五八年九月十三日是个清新的早晨，冷湖探区五号构造“中四井”大量喷油，日喷油达到了五百吨至八百吨。那黑色的油柱，宛似一条乌龙，从六百五十公尺的地下，飞腾而起，喷射不绝，直到二十一日才不得不用人工把它压制下去。为使这条乌龙就范，冷湖探区的全场职工昼夜突击筑起油坝，修起油池，为它建造了一座地上的水晶宫殿。这条乌龙，为柴达木石油职工们带来了一个美丽的预兆：“越峨嵋，跨天山，油漫昆仑”的丰收年景即将到来。正是：春风远渡玉门西，冷湖油香飘千里；昆仑山下油成海，万千乌龙逐浪飞。”

二、擒获“火龙驹”

一九五八年跃进中的柴达木，冷湖的喷油只不过是第一

声春雷而已。不信，請你且到馬海。

馬海，这是一个充滿傳奇色彩的地方。傳說古时候有一个皇帝在这一帶狩猎时，曾經失去了一匹火龙駒。多少年来，蒙、藏、哈薩克族的牧民們，一直在寻找这匹火龙駒，但都沒有結果。然而，这匹“火龙駒”，終於在一九五八年被柴达木的工人找到了！这便是遍布馬海滩头的天然气田。

一九五八年五月份，在馬海“中一井”噴出了大量天然气，平均日出气二十七万立方米。这不仅預示馬海地区将是一个大有前途的油海，并将使馬海地区的山河为之变色——将变得更加美丽而动人。一个气化馬海的宏偉前景已經展現在我們的面前。馬海地区的职工已經采用天然气来发动柴油机，利用天然气建造了澡塘，用天然气作为燃料做饭。目前，馬海第一座气燒磚厂已經建立，这座磚厂的第一批五千多块磚已經出窑，燒出的磚，质量良好，成本低廉，每块磚平均只要五分錢。在馬海，人們还計劃利用天然气在冬天取暖，並从天然气中制造出价值太的炭黑来……。如今，甚至連过去认为“盆地前途远大，馬海发展‘晚天’”的人們，也都相信：只要不长的時間，馬海将是“四季有不凋之花，常年有菜可吃”的地方，它将成为盆地最早气化的地区之一。

工人們的决心是：誓将馬海变油海，好似江河向东流，今日滩头話气田。油海岸边創綠洲。

三、魚卡风光迷人

“白天遍地火，夜晚滿山灯，紅旗迎风飘，高炉插高

空；空中飘铁花，地下采烏金，魚卡好地方，风光迷煞人。”——的确，魚卡是我們柴达木聚宝盆里又一顆閃閃发光的明珠。

和冷湖、馬海一样，魚卡煤矿在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中，为盆地的工业发展放射了一束灿烂的礼花；在这里，你可以看到深入地层的采煤矿井，也可以看到炼铁高炉；你可以看到青烟袅袅的磚瓦土窑，也可以看到“雪浪”滚滚的石棉工厂……。一个工业丰收的黄金季节已經来到了魚卡。

在“为鋼鉄而战”的今天，魚卡二千六百余名职工，在完成采煤任务的同时，正掀起了一个全民炼鉄运动。三組高大的炉群已从平地崛起，几百人的砌炉、运料、炼鉄队伍，在工地上往来奔忙，构成了一个沸騰、喧鬧的場面。矿部各科、室也都計劃自建高炉，自行炼鉄；地面車間职工們的一座土高炉已經建成，职工家屬們也都每天抽出三个小时来，为加速出鉄进行义务劳动；井下采煤工人也由三班作业改为两班，在不影响采煤計劃定額完成的前提下，其余一班工人也已投入了鋼鉄生产的洪流；磚瓦厂在試制成功第一批耐火磚后，已經进入了大規模的生产……。在魚卡你会深切地感受到整个盆地工业脈搏的跳动，你可以清晰地听到柴达木飞跃前进的脚步声。

如果恰好你是晚上来到魚卡的，那么你将看到一个更为壮丽的場景。那矗立着的高炉正噴吐着通紅的火焰，那炉口迸溅的火花恰似銀河下落的万千星星，那滿山的灯光把整个矿区打点得通体透明。炉門口是正在为出鉄而緊張搏斗的工

人們，山路上是急駛奔馳的汽車和忙條、興奮的人群，馬達的轟隆聲、歡樂的號子聲、興奮的呼喊聲、爽朗的歡笑聲，震盪在山間、峽谷……。夜深了，但是魚卡醒着。魚卡是一個不夜的礦鎮，它正以飽滿的熱情向人們驕傲地宣告：柴達木，不僅有石油的海洋，有鉛鋅的寶山，有礪砂的珠倉……還將有無數座新興的鋼鐵爐。職工們被這些前景所鼓舞，他們日以繼夜地在綠梁山苦戰着，人們認識到勞動的意義，越干越有勁。

四、昆侖山頂鳳凰飛

千里春光關不住，柴達木躍進的激流也同樣衝擊了萬年不醒的昆侖山。今天，昆侖山正跨上飛天的彩鳳飛向新起的工業星座中去。

沿敦(煌)噶(爾穆)公路南行，在一條象柏油馬路般的鋪設路面上行駛汽車，使你將不再感到是到了多風沙的柴達木盆地。在昆侖山麓，青藏公路管理局的職工們，在黨的領導下不管昆侖山上下飄起多大的雪花，刮起如何大的風，不管天氣怎么冷，也不管山怎么險，他們勇敢地創辦了煉鐵廠、礪砂加工廠、機器修配廠和磚瓦、鉛鋅等一系列工廠，給昆侖山戴上了金色的花冠，圍上了火紅的腰帶，在海拔四千公尺的高原上閃動着眩人的光芒。到目前為止，僅青管局系統，就在昆侖山中納赤台、山下噶爾穆等地興建了四十餘個廠礦，產值已達數千萬元。正在籌建的廠礦尚有十幾個。他們預計到第二個五年計劃末，要發展到五百餘個廠礦，生產總值要達到

六至八亿元。到那时，昆仑山下将是一个万紫千红的工业百花园，不仅钢铁、石油、粮食、化肥及其它一些机械设备、建筑材料可以基本上达到自给；并且还可以穿上自己制成的皮革制品和毛呢呢等纺织品，吃上自己制炼的食糖……。昆仑山，今天正开始着她朝气蓬勃的青春年代。

“踢翻祁连找油海，劈开昆仑寻万宝；快马加鞭乘火箭，天安门前把喜报。”我们并不满足于已有的成就，我们共同的誓言是：在党的领导下，大搞群众运动，自力更生，为更大规模的开发与建设工作，作好准备，打好基础，为把柴达木建成一个综合性工业基地而奋斗！

（1959年1月18日“青海日报”）

到青海去

聶眉初

从青海回来，談起見聞，有人問我：“柴达木盆地在青海嗎？”“真的青海有畝产八千多斤的小麦嗎？”“青海的省会是什么地方？”听到这些話，同青海人一样，不免有些不痛快。青海是一个多么可爱的地方，怎么可以对它这样不了解！

一提起青海，人們总觉得十分遙远。其实，到青海去很方便。从兰州乘飞机，用不了五十分钟就可以到青海的省会西宁。乘汽車也用不了一天。如果明年（一九五九）秋天去，从北京坐上火車就可以直达西宁。

一提起青海，人們总觉得非常荒凉。其实，青海不仅有无边无际的戈壁和草原，也有遍地青翠的农业区。公路两旁一色的冲天白楊，一点也不比新北京的林蔭大道遜色！我去青海的时候，北京正是汗流浹背的盛夏，青海却儼然是端午前后的景色。麦子有的发黄了，有的还正在灌浆。丰产田的麦子，稈就象葦子一样粗硬。鮮嫩的蚕豆和豌豆，在江南都沒有看見过这么大的顆粒。可惜我去的季节不赶巧，不然还可以吃到过去給皇帝进貢的雞蛋杏。

在青海，更吸引人的是那无穷无尽的地下宝藏。青海人爱把那連山叫作“中国的烏拉尔”，把柴达木盆地和庫庫稀里盆地叫作“中国的第一巴庫”、“第二巴庫”。我不善于記憶，也不善于領会数目字，但是，在柴达木盆地陶了一

圈，却亲眼看见了什么叫作“资源丰富”。

盐 铺 的 路

从柴达木盆地的首府大柴旦到石油城茫崖，汽车有上百里路都是在盐上跑。脚底下是盐，路边是盐，眼睛所能望见的地方都是盐。浇过卤水的盐路，平坦的发亮，和柏油马路没有一点区别。这一带，盐还不纯，里面还夹有不少的石膏和碱。到察尔汗盐湖的“万丈盐桥”上，那就全都是纯粹的盐了。公路横穿盐湖，有六十多里长，湖东西长二百多里。整个湖面上复盖着一层硬硬的盐壳。挖下去一尺多，就是饱含钾盐的卤水。在湖面上凿平一条路，满载器材的大卡车就在上面奔驰。路旁养路工人住的道班房，也全部是用盐盖的。最近，湖上新建了一座钾肥厂。这恐怕是世界上最奇妙的一座工厂了。他们用的原料是盐，洗涤用的水是盐水，生产过后扔掉的渣子还是盐，而且样样取之于脚下，连工人们踏的土地，都是一粒粒透明的盐砂。

在盆地，主人送给我的“土产”也是盐。有红的、蓝的、白的，象砖一样大的玻璃盐，有无数圆粒凝结在一起的珍珠盐。在盆地，没有一个商店卖盐。炊事员炒菜，随地挖一块就行了。腌咸菜更方便，在厨房地下挖个洞，倒些水，把萝卜丢进去，要不了几天就腌透了。

万 宝 盆

青海的盐多，其他的矿产又有哪一样不多？

我們去看了正在進行勘探的錫鐵山。現在只有一百多人用手工收集那些浮面上的黃色粉末般的氧化鉛。但是，僅僅這樣極小規模地開采，用戶已經消化不下了。沈陽冶煉廠有些人起先看不起青海，說：“青海的礦石還能夠我們這個廠用。”時不過數月，這個廠卻打來了這樣的電報：暫時別運了，我們的倉庫里已經放不下了。錫鐵山是一個鉛鋅礦，可是里面伴生的東西還有十多種。只是黃金就有幾十萬兩。成千萬噸的黃鐵礦，在這裡是不值錢的副產品。

在昆侖山麓，我們訪問了一座小小的用土法生產的礮砂廠。礮砂，這是現代科學的寵兒。原子反應堆和火箭的燃料，都要用礮砂。在別的国家，湖水里含礮千分之五就有開采價值。而這個廠提煉過成品以後的尾礦渣子，含量都遠遠超過這個比例。

至於柴達木的石油，更是早已名揚四海了，現在全國有四大油區：玉門、柴達木、克拉瑪依、川中。究竟哪個油區儲量最大呢？柴達木的職工說：“暫且慢作結論吧。再站兩年看看，說不定是誰領先呢。”有的人卻性急的提前就給這四大油區作了結論：

滾滾黑金往上翻，標桿立在昆侖山；

峨嵋天山都跨過，俯首難尋玉門關。

第一代人

在油砂山、茫崖、錫鐵山，無數的帳篷上，到處都可以看到這樣的豪言壯語：

鑽透戈壁千层土，踏遍昆仑万重山。

插红旗寸土不让，大跃进分秒必争！

我們住在茫崖的那几天，每天都是彻夜鑼鼓不息。到指揮部——青海石油勘探局来报喜的人，一批接着一批。油砂山运输队的五分队，展开了“千里駒”运动，以每小时一百里以上的速度，給山上的鉆井队送水。每輛車两个人換班，一天一夜跑一千一百公里。包括全体女将——女技術員、女電話員、女炊事員的赵一曼队，三十多人一晚上就試制成功了十二种新产品。前年，盆地一共二十多部鉆机，全年打井三万多公尺，現在一部鉆机就要打三万二千公尺！

这就是柴达木人的干劲！

他們的口号是：“誓做柴达木第一代！”

最令人感动的，还是盆地开拓者不惧艰险而又富于浪漫主义的风格。

在柴达木，不管是哪省的人，都可以很容易地找到老乡；最少见的反倒是青海本地人。原因很简单：这里本来就是没有人的地方。党一声号召：“开发柴达木！”人們就从四面八方跑来了。

盆地的生活是比较艰苦的。我們訪問过英雄岭上的十九号井。这个鉆井队住在深山頂上，山峻峭的連一塊支帳篷的平地都沒有。水、油、粮食、蔬菜，一切都要从山下运来。公路是深沟接着陡坡，急弯接着峡谷，坐在汽車上，上山下山都捏着一把汗。在这里，極目远望，看不見一点綠色。要人、孩子同自己常年不在一起。天气是說来风就来风。

說來雨就來雨，雹子常常打的鋁盔乒乒乓乓地响。風有時大得連帳篷頂都掀掉。可是，這裡的人是多麼樂觀啊！他們不但工作上勁頭大，從一個月打井幾十公尺躍進到七百多公尺，而且在山頂上开辟了籃球場，在帳篷里栽了碧綠的蔥。誰要是說柴達木不好，他們馬上會跟他抬起杠來。

我們沒有去訪問普查隊，只是訪問了一些從普查隊回來的人。那些普查隊員們的生活當然比鉗井隊更苦些。他們遠離人群，一二十個人住在荒山野外，半月一月，靠駱駝隊送來給養和書報。早上帶幾個干饅出去，晚上踏着沒膝的雪水回來。在草地上工作的，蚊子多得不戴防蚊帽就要飛進眼裡。可是，他們說：“世界上什麼生活比得上勘探隊員，自古沒有人去過的地方，我們第一個去；地圖上沒有名的地方，我們第一個給它填上名字。在柴達木，有多少地名是普查隊員給起的啊！國慶節在這條山溝里舉行“游園晚會”，就給它起個名字叫“游園溝”。八個年青人從盆地南邊到馬海去，路上在一個地方休息，就給它起個名字叫“南八仙”。現在這些地方已經成了居民點，將來鐵路修到這些地方，說不定還會發展成為大市鎮呢。

在青海扎下了根

其實，盆地的生活並不象有些人所想象的那樣苦。柴達木人說：“現在盆地有白面，有青菜，有豬肉，哪一點苦？”別處有“無鱗魚”嗎？在青海湖邊上的小河水裡就有。別處有草帽这么大的蘑菇嗎？能夠在湖邊檢到一堆一堆的天鵝蛋嗎？

能够吃到熊油炸油条、五香野馬肉嗎？盆地不仅仅出石油、出鉛、出盐、出硼砂，还有輕松愉快的生活。从油砂山到茫崖的路上，养路工人自己的小屋前种活了几株树，枝叶青青的，过路的人都忍不住要站下来看一陣。石油局的一个老技师李仲軒，还在自己的帳篷里种了六月菊、扫帚梅、金盞花。周围一片花的世界，看到这些鮮艳的花，嫩綠的叶，誰都会想：这是些热爱生活的人，这些人的根已經在青海扎下来了。

到 青 海 去

柴达木盆地的面积，比浙江一个省还大的多。这次我們只在盆地主要的地方轉了一圈，就走了三千多公里。而柴达木盆地只不过是青海的一角。从“找宝”这一点來說，現在青海的地质工作者走过的地方，还只有青海全省的四分之一。青海还有无数肥沃的荒地和地下宝藏在等着人們去开发。

青海是这样一个富饒的地方，开拓者的生活是这样的令人向往。年輕人，到青海去吧！朱副主席不是最近还这样号召我們嗎：——到边疆去，在那里的偉大的社会主义建設中大显身手；把这些地区的資源迅速开发出来，把这些地区建設成为祖国的美丽花园。

年輕人，到青海去吧！

（1958年10月26日“人民日报”）

雪蓮萬朵江源開

齊 克

响亮的耳光

六月，江南正是夏日炎炎、收获麦子的季节，人們揮汗如雨、熱不可當，但在青藏高原上却飛起鵝毛大雪，朔風呼嘯，寒氣襲人，完全是一片嚴冬的景色。我們穿着皮大衣，戴着狐皮帽，登着絨毡靴，走過青海湖畔茫茫無際的大草原，穿過柴達木盆地廣袤無邊的戈壁灘，翻過巍峨峻峭、雪光皚皚的昆侖山，跋涉了四千多公里路，來到聞名世界的庫庫稀里大草原。關於這個地區，過去的書籍中有兩段文字記載。一是一九三〇年出版的“西藏始末記要”一書，描寫這裡的自然情況是“亂石縱橫，人馬路絕，艱險萬狀，不可名狀；世上無論何人，到此末有不胆戰股慄者。”一是帝國主義地理學家斯文赫定著的“亞洲腹地旅行記”一書中，描寫庫庫稀里山脈一帶的情形說：“在這種地方，很少有人不迷路的；無論游牧人和畜群，在這裡都生存不了，山谷離海面太高，就是最低之點也比孟特勃蘭山的山峰高，通常總在四千九百公尺以上。”有些地方的某些自然情況確是如此，可是由此得出“無論游牧人和畜群，在這裡都生存不了”的結論，却是胡說八道。

我們從柴達木盆地南緣的重鎮噶爾穩，坐着汽車，沿着